

長征者，姚瑞中

文／鄭尹真
圖片提供／姚瑞中

姚瑞中，台灣藝文界一號響叮噹人物。1969年台北出生，1994年國立藝術學院（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理論組畢業。重要個展包括「土地測量系列」、「反攻大陸行動」、「人外人」、「歷史測量系列」、「獸身供養」等，曾代表台灣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及多項國際大展，參展無數，筆耕不墜。現為藝術創作者、藝術評論家、獨立策展人，並任教於實踐大學媒體傳達系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對於身負文化使命感的姚瑞中，今年依然是忙碌的一年。除了策劃當代藝術館「出神入畫華人攝影新視界」展覽，伊通公園個展「萬里長征行動之乾坤大挪移」，發表新書《台灣廢墟迷走》，閒暇時他還要帶學生看展，順便要求學生報名當代藝術館的「揪愛行動」，「有報就加分」，姚瑞中說。除此之外，今年十月，他還要出版台灣行為藝術

書籍，還要這個還要那個，好像有無窮的精力，怎麼也用不盡。

萬里長征萬里長

長征也者，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紅軍主力在毛澤東領導下，從長江南北各根據地向陝北根據地進行的戰略大轉移，起於1934年十月，終於1936年十月，歷時兩年，行程二萬五千里。中國國民黨稱為「二萬五千里流竄」，中國共產黨則名之「二萬五千里長征」，簡稱長征。長征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血淋淋鬥爭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因此改變了中國未來的命運。

2002年七月，姚瑞中應「長征基金會」之邀，參加由中國策展人龐傑和邱志傑策動的大型行走視覺展示計畫《長征－在路上》；當代藝術在中國發展仍以沿海為重心，《長征－在路上》出發動機即是試探當代藝術在鄉村間執行的可能，由一百五十名藝術工作者在長征各歷史地點發表作品，並與當地互動。長征基金會為什麼找上他？姚瑞中搔搔頭笑答，「大概是因為我做過『反攻大陸行動』吧！」

赴大陸三週，隨策展者、攝影家、文字工作者等人顛沛行過貴州省遵義市與四川省大涼山、重慶市、瀘定縣等地，姚瑞中在每塊長征紀念地上倒立、攝影留念，再將照片倒放展出，每張大尺寸黑白相片下，洋洋灑灑歷史背景註解文末，不例外地來上一句「姚瑞中到此一遊，施展乾坤大挪移扭轉歷史。」然而，「歷史如果可以翻轉，我們也不會在這裡（台灣）了」，姚瑞中咬了一口三明治說。照片中戴墨鏡著短袖長褲男子在肅穆紀念碑前彷彿懸空頂天的乖離景象，恰是以唐吉訶德式的幽默，為「藉由沈重歷史與乖張行為，凸顯那隱藏與人類意志所能掌控之外的某種荒謬處境」做了最佳玩笑圖解。

姚瑞中笑道，他出發前在台北有閉關苦練，所以倒立得輕鬆自如，不過在四川瀘定橋上倒立時，吊橋危危搖晃，橋下滾滾江流，倒得他心驚肉跳深怕一閃失餽了江。長征旅程漫冗艱辛，往四川西昌衛星發射站途間，路面顛簸，他們一行人差點沒震出車外，攝影師的頭不規律地頂撞車頂，還死命護著器材。將至目的地前，山崖坍方阻斷交通，只好掏紅包買通當地工頭代為搶通，結果工頭在他們通過之後又把坍方土石不辭辛勞地推回來，擺明敲詐，也只有認栽。西昌衛星發射站是中國著名的「長征一號」發射地，軍事戒備森嚴，在一排上膛機關槍前沒人敢造次。好在策展人先知灼見，事前與中央電視台簽約，帶央視旅遊線記者同行，解放軍以為是拍攝旅遊節目，大攝影機隊伍帶焦點轉移，警東擊西，姚瑞中才能殿後，開始裝瘋賣傻，蹦躂跳跳，猛地露一手倒立，攝影師搶緊照；旁邊士兵以為這兩個工作人員發神經，沒多理會。相片是這樣照出來的。

台灣意識·文化主體

姚瑞中開始有台灣意識是在大學時候，他是登山社員，跑遍台灣百岳、各處山地部落、遠鄉僻壤，發現台灣和教科書上描述的不太一樣；長大後經常出國，對台灣委身未明的曖昧處境更是感受深刻，所以他的台灣意識特別強烈。姚瑞中認為，國民黨政權視台灣為過渡地，「因為最終還是要回到大陸」，對台灣島資源運用短視近利、欠缺長遠考慮，以「非如此無法生存」的藉口，破壞台灣環境、留下許多污染，「後來我才發現，問題不是這麼單純，那牽涉到整個生存處境的問題。」

有鑑於此，他體悟出：台灣必須要有主體的覺醒。「我們不是附屬於中原的一支文化，台灣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與荒謬的歷史處境，慢慢地創造出一種獨特文化類型，這樣的文化類型需要主體支持，好比一看某個東西就知道是台灣。我們受到很多外來文化的影響：中國、日本、歐美文化，大家在問，到底什麼才是台灣文化？其實台灣文化是有的，但不敢講，或者說在強大消費體系之下它變成另外一個商品了。大家或許覺得檳榔西施、婚紗業是台灣文化，但那是跟消費文化掛勾的表象，還不算是台灣文化的精神內涵。台灣的命運是很悲哀的，所以向來有苦中作樂的精神，雖然荒謬，荒謬又營造出一種超現實感，有點像中南美洲的處境，像馬奎斯。台灣連第三世界國家都不是，經濟似乎挺繁榮，文化卻很尷尬。」

聽起來有點悲觀？姚瑞中不否認，他表示，「台灣體制看起來蓬勃發展，用好幾百億去弄『文化創意產業』，但文化工業本身就不應該用國家力量去經營，那會變成另一種詭異的『民之所願』，文化工業被製造出來，目的是為了賺錢，而不是為了真的文化。國家去塑造這種東西是不對的。」

建立台灣主體文化，光靠個人展覽畢竟力量有限，所以姚瑞中會接下不少策展，他著書、撰藝評，也是為著這個目的前進。「台灣當代藝術發展有個弱點，一直都是圈內人在玩，展覽時間有限，展期結束後資料就不見了，又缺乏一套整合概論，民眾不容易瞭解。」如何讓觀眾透過有系統的知識文本瞭解當代藝術脈動，是姚瑞中認為很重要的關鍵，於是花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寫成《台灣裝置藝術1991～2001》，將發展蓬勃的十年做個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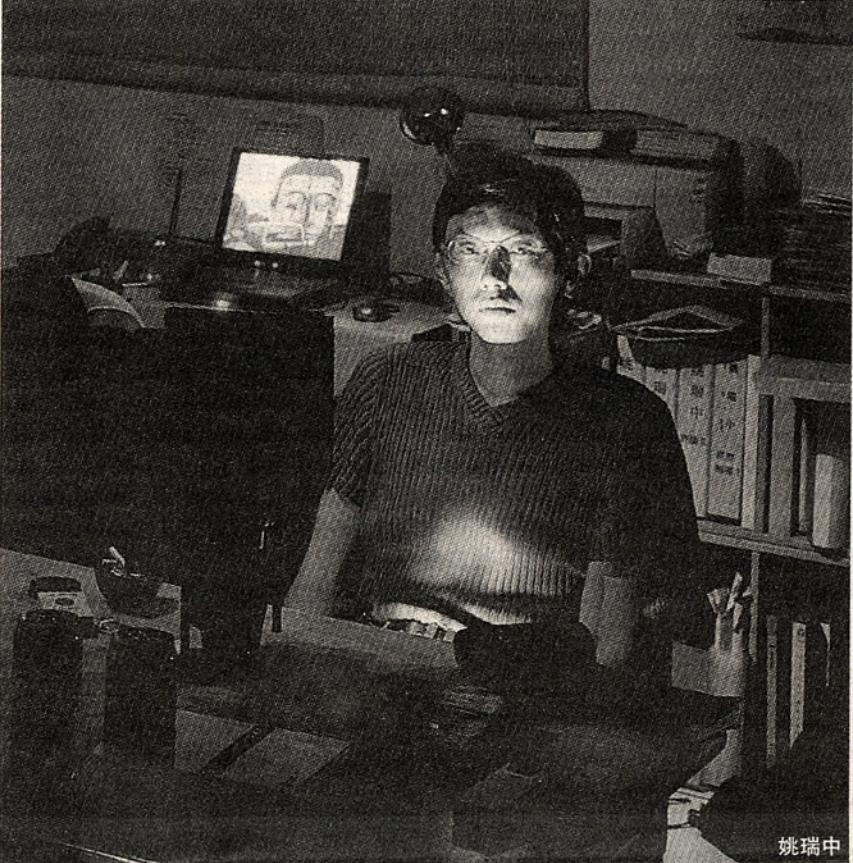
姚瑞中指出，台灣藝術教育長久以來與自身文化脈絡脫節，很多學生創作神似國外，詮釋作品也用國外的理論。姚瑞中提醒，創作最難的是思考自己要做什麼，形式、技術等都是其次；如何切入當下環境的關節，與周遭對話，是藝術的根本。他鼓勵年輕人，「國外的方式當然可以參考，只是身處的文化環境不一樣，你大可多方嘗試，做些前人沒做過的創作。」

「樂園不死，只是逐漸凋零」

「台灣從國民黨執政以來，有自我廢墟化的現象」，姚瑞中用了個拗口但不難懂的名詞。新書《台灣廢墟迷走》是根據他自己的經歷，與一群廢墟愛好友人一塊行腳，以遊記方式從百餘處廢墟照片中抽樣出關於廢墟的故事。諸多廢墟裡，他最牽念的是「四山一水」—台北市華山藝文特區、台北市松山菸廠、台中東勢大雪山林場、高雄鼓山水泥製品廠，以及台北縣水南洞十三層製煉場。

歷史的荒謬歷史的荒謬荒謬荒謬

要姚瑞中歸結他十多年來的創作理念，他想也不想，反射回答：「人類歷史的命運具有某種無可救藥的荒謬性。」荒謬是他最常吐出的字眼，即使荒謬無奈悲哀，姚瑞中仍然興致昂揚，他知道有很多事情等著他完成。姚瑞中，好樣的。



姚瑞中



姚瑞中 紅軍四渡赤水紀念碑



姚瑞中 四川瀘定橋